



我和电话六十年

□ 韦天相 口述 梁笑语 整理



◇一部电话

◇几度变迁

◇一种象征

◇几许遗憾

付不起的话费

这一通长途电话就花了几个月的工资，那年头真是有电话也打不起

听我外孙女说，从贝尔发明电话到现在已经快140年了，我今年整整90岁，在这个岁数说说这些年来电话的变化，我还是有发言权的。

解放前我就用过电话。那时候的电话都挂在墙上，没有拨号码的按键，有个用来摇的把手。打电话前，得先将把手猛摇一阵，然后拿下听筒接通电话局，直接说要多少号码，或者要什么地方，就能通话，方便极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我辗转在辽宁丹东的五龙背、岫岩等地当教员。那时国家一穷二白，所有建设都是从头开始，连设有电话的单位都不多，打电话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。直到1979年，我才与电话再次“亲密接触”。

那时“文革”刚结束，岫岩高中复课，我在学校总务处上班。学校公家花钱置办一部电话，决定设在与外界打交道比较多的总务处，我负责电话接打。电话一拿来，我就傻了眼，这种电话没见过！没有摇把子，拿起话筒里面是“嘟”的声音，不像以前可以直接说话要地方，只有个带着号码的转盘当正当正地安在电话上。校长、书记，还有不少老师都来瞧新鲜，大家围着电话看来看去，谁也不会用。幸好学校新来的团委书记是个小年轻，他说在政府见过别人怎么用，手把手地把我教会了。这电话要直接拨号码，拿起听筒听见一声“嘟——”的长音，这说明电话工作正常；拨了号码之后是急促的“嘟嘟嘟嘟”，就是对方占线，要是没有节奏的“嘟——嘟——”，说明电话正在接通。

学校有了电话是好事，教师们有事都可以到总务处打电话，不过只能打市内，不允许打长途，大家都很自觉，每个月全校的电话费大概30元左右。有一个月，学校的电话费突然涨到了120多元，管总务的副校长亲自到电话局去查询，才发现当月有一通打到沈阳的长途电话，只这一通电话费用就有93元！当时，大多数教员的工资也就五六十元，最低的才27元。这一通长途电话就花了几个月的工资，那年头真是有电话也打不起。

有事“CALL”我

不少人都将BP机别在腰上，互相告别的时候不说“再见”，说“CALL我”

没过几年，很多家庭就有能力安电话了。我1986年退休后，到深圳的大儿子家住了一段，亲眼目睹了深圳的改革开放大潮。别的不说，就只说电话。那时候，深圳许多家庭都安装了电话。电话的样子变了，每个数字都是一个按键，安装费用也实在是高，一部电话要6000元。你想，安电话光有钱不行，自己必须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还需要排长队，找关系才行。

除了电话，那时更多的人都在使用传呼机，就是BP机。每个BP机都有一个号码，要联络就打电话到寻呼台叫号码，BP机就会“嘟嘟”响，声音好像蚰蚰叫。被呼叫的人再根据BP机上显示的电话号码找电话打回去。深圳的年轻人很时髦，不少人都将BP机别在腰上，互相告别的时候不说“再见”，说“CALL我”。很多年后我才知道，“CALL”就是英语“打电话”的意思。

在饭店里，我经常能看到这样一个

场景：一声蚰蚰叫，一桌子人同时回身看腰，那场面，想起来就发笑。

不过，我大儿子在这方面还要先行一步，他买了一部“大哥大”！“大哥大”是我最早见过的移动电话。砖头大小，拿在手里死沉，信号也不大好，但神奇的是能随时随地打电话。那是1987年，一部“大哥大”要3万多港币！

这么多钱，哪个出得起？大儿子之所以能买，是因为他是合资公司的中方总经理，出于工作需要，公司董事会开会决定给他配的。当时“珠三角”交通不发达，从深圳到广州都要经过两次轮渡。有了“大哥大”，做起生意自然便捷。他走到哪里，手都紧紧攥着，看起来神气得很。谈生意的时候，把“大哥大”往桌上一立，那就是企业实力的象征，连买卖都好做了。后来听说他有次遇到意外，手里的“大哥大”立即变成防身武器，又沉又结实，帮了不少忙，呵呵……我不是个爱虚荣的人，但也忍不住拿着“大哥大”专门照了张相片留念，那感觉，就跟著名景点合影一样！

遗憾的方便

电话让我的生活方便了，也给我带来一些遗憾。自从电

随墨起舞

□ 倪进祥 口述 甄珍 整理

隙，不忘偷偷瞄一眼。老先生作古之后，村里红白喜事逢年过节需要写对联，我就成了接班人。给村民写一些寿比南山的古诗词，偶尔还编造一些对联来写。

初中的时候，我听说县城有个书法界名宿杨尚模，毕业于国立安徽大学，是于右任的弟子。我就借了辆破自行车，驮着一蛇皮袋子自家地里的萝卜白菜，吱吱嘎嘎跑去拜师。老先生年事已高懒得理我，无论我怎么央求都没用。最后，老先生随口出了个上联考我：一撇如刀，劈开金山分白玉。

憋得我脸红脖子粗，都没憋出一句下联。羞臊之下我跨上自行车便回。一出县城，就听到小河里扑通一声，原来是自行车轮将路上的石子碾得蹦进河里。我灵机一动，调转车头又去敲杨尚模先生的家门，开门便拜道：三点似石，激起艺海卷狂涛。

老先生无奈，破例收下我这个衣衫褴褛的穷学生，不仅教授书法，还责令我每周自作一首古诗带来，不带来就得挨板子。

1989年冬天，我想尽一切办法成了安徽师范大学的自费生。借来的1000元，500元交了学费，再租了一个床位，剩下的买了纸笔，想买饭票已经没钱了。我就主动帮食堂洗菜刷碗，条件就是能

给我一口饭吃，剩饭都成。

尽管我省吃俭用，但练习书画总要用宣纸。每天，我都是最后离开教室帮着倒垃圾的好学生。我是想把同学们练完字扔掉的废纸，捡回来在空隙处练字，或者学着公园里练字的老人，用水在水泥地上练字。

后来一个同学发现了这个秘密，送我一刀宣纸，说买错了纸没法用，硬塞给了我。有的老师把自己的借书证借给我，这样就可以天天泡在图书馆里了。

1990年秋天，母亲病危，家里债台高筑，我只得返乡打工救母。村里人给我指了一条道：“你去部队吧，政府还能发优抚金给你母亲治病。”

1990年10月我报名参军。因为小时候抬石碑被砸坏了右手无名指，我很担心体检不合格。体检时我从怀里掏出毛笔，用拇指、食指、中指捏起毛笔，蘸了水龙飞凤舞在桌子上写了一首诗，对医生说：“我这样不碍事吧？”接兵的军官一看那字，说：“小伙子，你来我们部队吧，我们需要你。”

我到了黑龙江佳木斯某部高炮旅，因为书画特长当了图书管理员。见我的津贴不够买宣纸毛笔，宣传科长王法祥说：“你以后买纸砚笔墨就开个发票给我。” 这

光影

晨 练

舞彩带



9米长的彩绸，想要舞动自如，可不容易，没有真功夫，三两下就能把自己给缠成彩色粽子。年轻人未必能玩转，老人们却舞得翩若惊鸿、矫若游龙，且舞且欢乐。
翟天雪摄

轻飞旋



舞者踩着悠扬悦耳的乐曲翩翩起舞，似乎一切烦恼和不快都在飞旋的舞步中消失。周围的人们也受到了感染，跟着节奏动起来。
羽佳摄

抖空竹



清晨，河北保定市军校广场，踢毽、抖空竹、打太极拳、跳绳、放风筝等运动项目应有尽有。丰富的文化生活，吸引众人参与。
李景录摄

深呼吸



清晨的山东滕州荆河岸边，悠扬的瑜伽乐声伴着晨起的鸟叫，微风吹拂着水面，深呼吸，柔柔地舒展着自己的身体，城市的喧嚣似乎一下子远去了，让人的心灵瞬间安静下来。
宋海存摄